



残荷

戴明贤



· 作者简介 ·

戴明贤，汉族，一九三五年生于贵州安顺。现在贵阳市文联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有小说集《岔河涨水》、《九疑烟尘》、《花溅泪》和《戴明贤书法篆刻选集》等。

目 录

雪泥鸿爪

乌蒙杜鹃·····	3
刺梨遐思·····	11
蚕丝茧绪·····	21
惊鸿·····	32
秋风吹不尽·····	39
天安门看风筝·····	48
花溪秀而野·····	55
采薇山谷间·····	61
羽枫叶集·····	66
我自思量禹·····	74
一组诗漂在潯阳河·····	81
故园情·····	90
走在乡间道路上·····	98
游屐四痕·····	103

蛇的神话	113
巨人的第二次青春	121
美石	127
至柔与至刚的不解缘	130
舟入蛟龙窟	135
织金归来不看洞	141
各有灵苗各自探	145

风雨故人

巧于蜂甜于蜜	157
捕捉生活中的诗	166
听竹琴记	173
童心篇	182
裁缝师傅的维纳斯铅笔	198
老人和她的遗嘱	207
艺海击水人	215
他的女儿叫红叶	220
花之忆	232
高山飞瀑的女儿	241
赤水河上的传奇	250

归来的金铃子	266
海马公爷	275
哭恒安先生	286
少年游	291

夜读随笔

话说赝品	395
周渔璜和吊在梁上的秀才	310
梦中作诗	313
四两拨千斤	316
郑板桥的读书法	319
为梅花写真传神	322
妙语如珠《幽梦影》	325
回文·集句	328
读书牛栏侧	336
古代的“立体画”	339
燃犀角以烛怪	344
在林莽的法则下	351
邪恶毁灭美	356
爱情的安魂曲	366

~~~~~ 4 ~~~~~

---

|                  |     |
|------------------|-----|
| 化腐朽为神奇 .....     | 372 |
| 出奇制胜 .....       | 377 |
| 包着鲸油的尖刺 .....    | 382 |
| 比骗局更残忍 .....     | 387 |
| 谁是“真正的男子汉” ..... | 393 |
| 并非简单循环 .....     | 400 |
| 铅铸的小说 .....      | 405 |
| 红楼非窥 .....       | 410 |
| 死后是非杨文骢 .....    | 416 |
| 读稿札记 .....       | 426 |

**后 记**

雪泥鴻爪

---

XNHZ



## 乌蒙杜鹃

画花鸟的朋友从乌蒙山区访杜鹃回来，告诉我：“这回是眼见为实了。以前听你形容得那么玄乎，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是的，乌蒙杜鹃的气势，若非亲眼得见，是难以想象的。

记得我去到那所大山皱折里的民族中学的第一个晚春，女生们星期日下午返校，三三两两捎来几大捧野花，我的小屋都盛不下了。我诧异怎么人同此心，她们说，这花开得满山都是，招人去折，又都想城里人爱看花，便不约而同了。

那花真有点慑人！一朵朵足有菜碗那么大，颜色有大红、雪白和粉红。叶子象枇杷叶而略细长，厚厚的，正面墨绿油亮，背面有一层鹅黄的茸毛。仔细看看，原来每朵大花是由

好几朵小花簇聚而成。那花形很眼熟。问女娃们，说是叫“映山红”。我这才恍然：单看一小朵，可不就是常见的杜鹃花么？

恰好，从嘉陵江边来了个看山的青年人，我们就一道去寻访这种奇异的杜鹃。走的是一条当年红军长征的故道。学生们介绍，这条路上映山红特别多。

可不是！我们离开小镇不远，步入莽莽群山的边沿地带，成片的杜鹃花就泼头盖脑地迎过来，把我们淹没在重围之中。纯乎不是我们见过的、想象得出的杜鹃，它是高树！是森林！我们猝不及防，连呼吸都屏住了。后来曾想把这个印象记下来，却无法把绚烂的感觉变成传神的诗句。只是说，杜鹃象迸发的山泉，溢出壑谷，涌上山巅；说它伴随着蒸腾泥香的梯土、笼罩绿烟的秧田，烘染得山里的春光火红、灼热、醇酹。还想象是第一阵春雷在云端隆隆震撼，火星儿满天迸溅，化成了这万千春花……

当时青年朋友向一棵高达丈余、红色大花足有上千朵的杜鹃花树奔去，惊飞了一对拖着长尾巴的彩色小鸟（这种鸟在当地名叫“梁山

伯祝英台”）。他爬到枝杈上让我拍照，嘱咐我一定得照好。因为他的同学们决然不会相信，世上有这样巨人般的杜鹃花，必得有照片为证。

我理解他的心情，我自己也需要这样一张照片为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杜鹃花绝非稀罕物事。童年时在家乡听姐姐们唱过一支歌，说是在淡淡的三月天，山坡上小溪旁开着杜鹃花，象美丽的村家小姑娘。成年后一次出差，乘货车行驶在大山丛中，沿路一蓬蓬鲜红的山杜鹃，象绿海上浮动着星星点点的火苗，给人一种幽丽而落寞的感觉。车停在一眼山泉边加水。我站在阒无人迹的公路上闲眺，不提防真看见了一个村家小姑娘，是个彝族女孩，站在一丛映山红旁边，摘下一朵朵花儿，把花蒂放在唇间吮吸（我从小就知道，那花汁酸甜酸甜的），一边还惬意地把赤着的脚丫子一只擦擦一只。几头白羊黑羊挨挤着她，盯着那四只轮子的庞然大物，惊惶地咩咩叫唤。小姑娘愣一愣明媚的细长眼睛，用轻声叱骂来安抚胆小的羊儿……就连这幅图画，也透着三分寂寞。

而现在，绿海中一星一点的火苗，变成了

熊熊的野烧。不，简直是天然气的爆炸！这是一篇李太白的古风，纯以磅礴恣肆的气势取胜。满眼的火红，转化成浑身的灼热。这真是一次撼心慑魄的体验！

杜鹃花在这一带特别繁茂，据说是因为地下有极丰富的煤矿。农民常根据杜鹃的疏密来开挖小煤窑。至于杜鹃花如何与煤矿结下不解之缘，那得请教土壤学家或生态学家了。我只是痴想：莫不是地下的煤层把炽热的本质注给杜鹃，它才具备了这样火辣辣的性格。

在富于想象的人民当中，它是否也同“望夫云”、“神女峰”和各地的奇山异物一样，也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确实如此。我听到的这个传说，与长征过境的红军联在一起：

故事的前半段很一般化，红军巧设“张灯诱蛾”之计，歼灭了连夜追袭的民团。故事的结尾，却颇有浪漫主义色彩。暗夜深沉，战斗中坠岩断腿的农民向导，强逼着为救他也负了伤的红军战士，撇下自己去追赶队伍。他们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在黎明前的漆黑中，向导看见红军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象松明的膏火一样，燃烧着卜卜地滴到地上，把草茎也照得清

楚可辨。他凭借着这些鲜血燃起的火星，目送着红军步步远去。第二天，这一路的杜鹃树，提前一两个月开了花，比哪年都繁盛，红得象血，亮得象红军的眼睛……

红军战士的血，象松脂般燃烧着，溅进泥土。这真是个动人的想象。当年，这一带不知有多少青壮年农民，被红军的赤诚点燃，跨进这支队伍。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他们绝大多数在异乡的山麓水畔埋葬了忠骨，再也没有音讯回到家乡。

但也有个别的幸存者。就在我们饱看了满山杜鹃的两年后，一位当年随红军北上的民伕，后来的解放军少将，解职回乡来了。他的家乡有一个突出的标志：一座高耸入云的酷似雄鸡的巨岩。百里方圆内都能看到。地方也因它而得名。消息震动了附近的村镇。但我始终没有机缘见到这位将军；也不知道最后他是重返首都了呢，还是已经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象几年后读到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里的主人公。

每当暮云收尽，我常兀立在小楼窗口，久久眺望三十里外那只引吭入云的石鸡剪影。解

甲归田的老将军，他正在做什么？他如今用什么方式，打发这慢悠悠慢悠悠的乡居日月？每次，我总是无来由地回到辛稼轩的那两句词：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我确信他不会享受到恬静的林下生涯，因为深重的灾难重新笼罩着神州赤县，再近视的眼睛也看到了满目疮痍。平头百姓尚且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如焚，何况为人民政权厮杀半生的老兵！我从石鸡联想到祖逖，我想象老将会象那位晋代的名将，在 first 声鸡鸣中跳起来，唤醒身边的儿孙：

“此非恶声也！”然后执三尺青霜，在硕大无朋的金鸡脚下奋然起舞。我常想，他是不是盘桓在杜鹃林中，用指尖触摸着血一样的花瓣，回忆起吴戈犀甲的岁月？他知不知道那个关于杜鹃花的传说？当他听到这段故事，是不是为那位战友的碧血和民伋的断脚，沁起过火辣的泪花……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浩劫中，人人自危，岌岌不可终日。独有绚丽而无任何观点的杜鹃花树是超脱的吧？可有谁知道，连它也在劫难逃呢！农民们忽然大肆砍伐起杜鹃来。后来听说，这是学大寨运动的统一部署；是一箭双雕的妙

策：既把荒山变成了粮仓，又可以用杜鹃树干做成木碗，作为特种工艺品换取外汇。说是有关部门已同某国签订了十万只漆器木碗的合同。于是，素以勤劳听话著称的社员们，组织起大兵团，开荒、砍树、做木碗。那些本来就因地广人稀，耕作极端粗放的大片耕地，更加置之于不顾的度外了。这场壮举的成果，毫厘不爽地符合种瓜得瓜的规律：既没有新粮仓，也没有木碗。没有了杜鹃树林，也没有了水土保持。

当我告别这座大山皱折的小镇时，敞篷货车再一次经过那条长征故道。那片曾叫我们如醉如痴的花海，只剩下七长八短的一片黑色残桩。活象在凭吊一块尸骸狼藉的古战场。我想起，为了招来那位远方的青年人再度进山，曾写过几句诗寄给他，末尾说：“江边佳客再来否，又是杜鹃如海潮。”一旦他真的再来，就给他看这个吗？我禁不住生出一缕幻灭的苍凉……

如今，那位花鸟画家的《乌蒙杜鹃》已经展出，引起了众多的反响。而我离开那山花烂漫之乡，转眼已六七年了。画家既是亲眼看到

了火海一样的杜鹃花，可见杜鹃林依然无恙。这是那场砍伐运动中的幸存者呢，还是那些倔强的断桩又长出了新林？管它哩，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怎么说也强似高天寒流滚滚、大地白茫茫一片干净吧！但我仍然私心祈望，它是那场劫火里复生的凤凰，就象我们的祖国和民族。

我想再给年轻朋友写一封信，邀他联袂重访那片碧血化成的杜鹃林，顺便打访一下那位老军人的下落。

1979.12.

## 刺梨遐思

正陪一位远客说话，小女儿呼地跳进来，大叫一声：“看！”高高擎起的胖手指勾着串状如黄色小罐，遍体是刺的东西。

客人拈起看看，告诫说：“小囡不能玩草药的！”

我没有纠正客人的话，只是掐下一小瓣，擦掉软刺，放在女儿嘴边。她担惊受怕地舔了舔，似乎觉到点滋味，便伸嘴一咬。呵呀！涩得她眼睛接连眯了几下，毛茸茸的脑袋摆得货郎鼓似的。那憨样儿把大家都逗笑了。

我拿过一串，自得其乐地边选边吃，连刺也不退。一股青苦的涩味，连同树叶汁液的那种清香，直沁进牙缝里，接着就是一阵爽口的甘甜。

客人攒着眉头替我担惊，目光明显地流露